

从藏缅语语法演变层次看独龙语和景颇语亲缘关系的远近

戴庆厦 崔霞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藏缅语语法演变总的趋势是屈折型向分析型发展。但不同语言或同一语言中的不同语法成分, 发展不平衡, 出现不同的层次。独龙语与景颇语的语法从整体看, 二者处在不同的层次上, 亲缘关系不是最近的。

〔关键词〕 比较语法; 藏缅语; 独龙语; 景颇语

〔中图分类号〕 H21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09) 03-0132-08

本文运用语法演变存在层次的观点, 通过藏缅语诸语言特别是独龙语与景颇语的语法比较, 对独龙语和景颇语亲疏关系的远近进行了初步的探讨。^① 结论认为, 在语法演变层次上, 独龙语和景颇语属于不同的层次, 亲缘关系不是最近的。

一、问题的提出: 有关独龙语系属的争议

独龙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以下简称藏缅语), 这已是学界普遍的共识。但它在藏缅语内部究竟属于哪个语支, 与哪些语言最近, 则有不同的认识, 是一个难点。

近一个世纪以来, 学界对独龙语的归属曾有过以下几种不同的意见: 一是把独龙语归入藏语支, 认为与藏语、普米语等接近。^{①-②} 二是把独龙语归入藏缅语族西蕃语支,^③ 认为独龙语与西蕃语(即普米语)接近。三是把独龙语归入景颇

语支, 认为与景颇语接近。^{④-⑤} 四是归属未定。^⑦ 五是在嘉戎·独龙语支中列一个独龙语组。^⑧

1972年出版的美国学者白保罗的著作《汉藏语概要》^⑨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分类表。他把藏缅语归入藏—克伦语族, 与克伦语并列。并在藏缅语内部分出中心语言与非中心语言, 把景颇语视为中心语言, 把独龙语放在景颇语的右侧。2003年由Graham Thurgood和Randy J. Lapolla主编的《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⑩一书, 把独龙语归入Rung语支。^⑫ 认为“文献资料常常认为独龙语和景颇语有亲属关系, 但是我和罗仁地都没有找到确凿的材料来证明这一点”。

总的说来, 半个多世纪以来独龙语的归属仍未得到确认, 但认为独龙语与景颇语最接近的较多。独龙语与景颇语能否划为一个语支, 直到目前还未得到科学的论证。认为二者比较接近的学者, 其结论也是凭某些相同或相似的特点, 并未进行过系统的比较。独龙语系属的研究, 对汉藏语分化与融合的研究、语言系属分类的研究, 都

〔收稿日期〕 2008-12-29

〔作者简介〕 戴庆厦(1935—), 男, 福建仙游人,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崔霞(1980—), 女, 山西朔州人,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2006级博士研究生。

① 文中所用语料除了作者自己调查的外, 还广泛使用了《语言简志》、《藏缅语族语言词汇》等藏缅语研究成果。独龙语的语料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将领先生提供, 并请他核对过。特此致谢。

② 作者把列不查语、嘉戎语、独龙语等语言划入Rung语支。

具有重要作用和一定的理论价值。不仅如此,对语言系属研究的方法论建设也有一定的价值。

独龙语的归属久久未能解决,既有客体复杂的原因,又有研究还不深入、理论认识还不到位的原因。所以要解决独龙语的系属问题,必须做比较广泛、深入的语言比较。不同语言系属关系的远近,主要是由不同语言从原始共同语分化后出现的层次差异决定的。所以认识不同语言的系属关系,要把其共时特点放到历时演变层次上进行考察,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其系属关系的远近。

藏缅语语法的主要特点是:1. 动词有使动范畴,形态变化比较丰富。2. 谓语与主语存在人称、数的一致关系。3. 存在发达程度不同的量词。4. 有丰富的重叠现象。5. 结构助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本文主要通过分析这几个主要特点观察独龙语和景颇语的关系。

二、论证之一:从使动范畴看独龙语和景颇语的关系

使动范畴的形态变化是藏缅语的一个重要特点。从历史来源上看,使动范畴的这个特点可以追溯到原始藏缅语。

(一) 藏缅语使动范畴的主要特点及演变趋势

藏缅语使动范畴的语法形式可分为屈折式和分析式两种。屈折式又可分为变音式和加前缀式两种。变音式有声母交替、韵母交替、声调交替等,其中以声母交替为最常见,韵母交替次之,声调交替最少。声母交替包括:加不加前置辅音交替、清浊交替、送气不送气交替、零声母清擦音交替等。韵母交替包括:松紧元音交替、不同元音交替、不同韵尾交替等。不同声调的交替有些还与声母交替或韵母交替同时出现。加前缀式是在自动词前加 $s\check{a}$ 音节构成使动词。屈折式是古老的形态,分析式是后来才得到大量发展的。

藏缅语不同语言的形态变化存在层次差异。通过不同语言的比较,可以从对应关系中看到使动范畴的层次差异,并能从中理出演变轨迹。使动范畴最早的、主要的语音形式是加前置辅音 $*s$, 后来出现的各种变音式以及加前缀式,都是从这个源头演化而来的。由 $*s$ 构成的使动式,在后来的演变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途径:一种是前置辅音与后面的辅音合并,从复辅

音声母变为单辅音声母。另一种是前置辅音与后面的辅音分离,加上元音后变为独立的音节,从而变为 $*sa$ 前缀加自动词表示使动。在屈折式开始衰退之后,分析式大面积发展。分析式有纯分析式和屈折+分析式两类,即“自动词+表示使动的动词或助词”和“屈折式的使动词+表示使动的动词或助词”。^[11]

(二) 独龙语和景颇语使动范畴的共性与差异

1. 两种语言的使动范畴都有屈折式和分析式两种形式,但特点有些不同。

在屈折式上,独龙语有 ϑ^{31} 、 ρ^{31} 、 p^{31} 等 3 个前缀,三者是不同的变体。而景颇语有 $\int\check{a}^{31}$ 、 $\int\check{a}^{31}$ 、 $s\check{a}^{31}$ 、 a^{31} 、 $\int i\check{t}^{31}$ 等 5 个前缀。 $\int\check{a}^{31}$ 、 $\int\check{a}^{31}$ 、 $s\check{a}^{31}$ 等三个前缀是不同的变体,而且出现频率高; a^{31} 、 $\int i\check{t}^{31}$ 两个前缀出现频率低。

2. 独龙语动词前加 ϑ^{31} 的使动句,伴随着动词元音变长。是否变长,视主语与宾语的搭配情况而定。如:当主语是第一人称单数,使动宾语是第二人称复数时,动词元音一律由短变长。^[12]但景颇语没有这种现象,因为它没有长短元音的对立。如独龙语:

动词原形	(我+你们+ ϑ^{31} +v)
la^{53} 找	$\vartheta^{31} lai^{53/55}$ 使找
gu^{55} 穿(鞋)	$\vartheta^{31} gu^{53/55}$ 使穿(鞋)

例句:

$\vartheta i^{53} \rho^{31} ni\check{t}^{55} \vartheta^{31} lai^{53/55}$
我 你们 使找
我使你们找。

$\vartheta i^{53} \rho^{31} ni\check{t}^{55} \vartheta^{31} gu^{53/55}$
我 你们 使穿
我使你们穿(鞋)。

3. 在分析式上,景颇语是在自动词后加 $\int\check{a}^{31}$ qun^{55} 构成使动式。 $\int\check{a}^{31} qun^{55}$ 当动词用时意义是“让、派”。但当它表达使动态时,则具有虚化的特点,表示“致使”的语法意义。在景颇语中,分析形式比屈折形式使用得广泛,不仅能用在单音节动词后面,还能用在多音节动词后面。表使动意义时, $\int\check{a}^{31} qun^{55}$ 不仅用在无使动形态变化的自动词上,还能用在具有使动形态变化的使动词上。^[13] 如:

a. $qai^{33} ph\check{e}^{55} lai^{31} k a^{33} k a^{33} \int\check{a}^{31} qun^{55} n\check{t}^{31} ai^{33}$
我(结助) 字 写 让(句助)

他让我写字。

b. ma³¹ phə⁵⁵ lā³¹ pu³¹ ʃā³¹ pu³¹ ɿ³¹ !

孩子(结助) 裤子 使穿 (句助)

你给孩子穿上裤子!

c. ma³¹ phə⁵⁵ k̄³¹ pu³¹ pu³¹ ʃā³¹ ɿm⁵⁵ ɿ³¹ !

孩子(结助) 裤子 穿 让 (句助)

你让孩子穿上裤子!

例 a 中的 ka³¹ “写”，没有靠形态变化构成的使动词，表使动态时只有加 ʃā³¹ ɿm⁵⁵ 一种形式。例 b 的 pu³¹ “穿”可以加前缀 ʃā³¹ 构成使动态，但还可以再加 ʃā³¹ ɿm⁵⁵ 进一步强化使动意义，如例 c 的谓语既有屈折式又有分析式。

独龙语使动范畴的分析手段有两种：一种是在自动词后加 ɬw ɿ⁵⁵ ʃə³¹ ɬw ɿ⁵⁵ 让，使”表示使动；另一种是在自动词后加助词 ɿ⁵⁵ 再加 wa⁵⁵ “做、搞、弄”表示使动。^[14] 这说明独龙语分析形式的发展比景颇语快些。例如：

a. ə ɿ³¹ di⁵⁵ mən⁵⁵ (nə³¹ n³¹) ɬw ɿ⁵⁵ ɿw³¹ .

他 去 (否定, 人称) 让 (语助)

(你) 别让 (允许) 他去。

b. ʮi⁵⁵ mi³¹ ə ɿ³¹ ɰ⁵⁵ ɬə¹ ɬw ɿ⁵⁵ ɬin³¹ . 我

我(助) 他 衣服 洗 让 (体) 我

让他(去) 洗衣服了。

c. p³¹ ɰ³¹ ʮi⁵⁵ ʮi⁵⁵ mi³¹ ɰ⁵⁵ ɬə³¹ ɰ⁵⁵ ɰl⁵⁵

(命令) 看 我 (助) 这 纸 钱

ɰ⁵⁵ ɰw³¹ ɰ⁵⁵ wa ɿ³¹ ni ɿ³¹ .

变成(助) 做 (语助)

看! 我把这纸变成钱。

4. 从词源上考证，独龙语表示使动的 ʃə³¹—与景颇语表示使动的前缀 ʃā³¹—、ʃā³¹—存在同源关系，说明二者有共同来源。这可以作为确认独龙语与景颇语系属关系的一个证据。但还要看到，这种同源形式是藏缅语最早的使动形式，独龙语不仅与景颇语有同源关系，而且与其他一些亲属语言如藏语、嘉戎语等也有这种同源关系。比如：藏语的 s、嘉戎语使动态的中缀 ʃə³¹。^{[11] (p210)}

但动词后表示使动意义的语法形式，独龙语的 ɬw ɿ⁵⁵ 与景颇语的 ʃā³¹ ɿm⁵⁵ 没有同源关系。这说明二者是后来各自产生的，与分析式的出现晚于屈折式有关。我们看到，藏缅语许多语言表示使动义的动词或助词，它们之间大多无同源关系。如：普米语的 ʃe³¹，缅甸语的 sei³¹，载瓦语的 ɰ⁵⁵，哈尼语的 bi³¹ 等。^{[11] (p217)}

综上所述，在使动范畴上，独龙语与景颇语既有相同点又有差异。二者的相同点也是整个藏缅语族的共同点。

三、论证之二：从量词范畴看

独龙语和景颇语的关系

(一) 藏缅语量词的不同类型

藏缅语的量词发展不平衡，有发达型和不发达型两大类型。两种类型的内部还有差异，存在不同的类别。不平衡性反映了藏缅语量词演变的不同层次，独龙语和景颇语的远近关系也可以从中获取证据。量词中的名量词特别是个体量词，变化最为显著，因此这里主要从名量词的特点看独龙语和景颇语的关系。

通过比较大体能看到，藏缅语名量词的演变路线经历了由少到多、由不发达达到发达的过程。藏缅语中的彝语支、缅语支等语言，名量词比较发达，在句法结构中是强制性的；而藏语、景颇语等语言，名量词特别是个体量词比较贫乏。这种共时差异，是历时演变的反映。已有的研究结果已证明：藏缅语名量词出现的层次是，先有非标准的度量衡量词和集体量词（这是原始藏缅语最古老的量词），然后才有个体量词。个体量词中，反响型量词出现最早，而后才有性状量词、类别量词、通用量词。量词不发达的语言，只有非标准度量衡量词和集体量词，没有反响型量词，而且性状、类别量词也不多，个体量词通常可用可不用。标准的度量衡量词，大多数语言都是近代才出现的，许多语言还是语言接触的产物。

(二) 独龙语、景颇语属于不同的类型

在上述两种类型中，独龙语属于发达型，而景颇语属于不发达型。其分类的主要依据是：

1. 独龙语有丰富的个体量词，而且个体量词在句法结构中是强制性的，即表个体名词的量时必须要有量词；而景颇语个体量词贫乏，个体名词称量时大多不用量词。景颇语个体量词共有 57 个，占名量词的 29.2%。^[15] 例如：

独龙语：

ə³¹ pi⁵⁵ tɿ⁵⁵ lu ɿ⁵⁵ 一粒沙子
沙子 一 粒

la³¹ m⁵⁵ ɿ ɔ⁵⁵ tɿ⁵⁵ pɿ⁵⁵ 一个朋友
朋友 一个

景颇语:

la⁵⁵ khum⁵¹ la⁵⁵ kho^ɿ 两张桌子
凳子 两
n⁵⁵ ta⁵¹ la⁵⁵ kho^ɿ 两间屋子
屋子 两

2. 独龙语有大量的反响型量词, 景颇语没有。例如:

u⁵⁵ tɿ⁵⁵ u⁵⁵ 一只手
手 一只
mɿ⁵⁵ tɿ⁵⁵ mɿ⁵⁵ 一只眼
眼 一只

反响型量词的产生和发展, 受到该语言名词、量词的特点以及语序特点的制约。反响型的有无或丰富不丰富, 是反映量词特点的一个重要标志。

3. 景颇语有合成量词, 独龙语没有。合成量词大多是由名词素加上另一个实词素(名词、动词、量词、状态词)合成的。这类量词比一般的量词具有附加的名词意义。这个特点是藏缅语族语言中罕见的。例如:

si³¹ khap⁵⁵ (一)担(棉花)
棉花担子
ʃan³¹ po³³ (一)头(猎物)
肉 头

此外, 还有一些合成量词是由前缀加动词、状态词素合成的。例如:

mā³¹ kum⁵⁵ (一)背(柴)
(前缀)背
ʃi³¹ k ʒam³³ (一)块(地板)
(前缀)搭

4. 在语序类型上, 独龙语只有一种, 即“名+数+量”。景颇语主要有两种, 即“名+量+数”和“名+数”。这种语序的分类, 独龙语与个体量词发达的彝语支语言等一致, 景颇语与个体量词不发达的藏语等一致。例如:

独龙语:

ə³¹ ɿ⁵⁵ tɿ⁵⁵ pɿ⁵⁵ 一个人
人 一个
ɕu⁵⁵ i⁵⁵ tɿ⁵⁵ gu^ɿ 一头熊
熊 一头

景颇语:

tum³¹ su³³ mā³¹ sum³³ 三头黄牛
黄牛 三

nam³¹ si³¹ sum³¹ pum³¹ mji³³ 一堆果子
果子 堆 一

由上分析可见, 独龙语和景颇语在量词上处于不同的演变阶段。在演变链上, 独龙语和景颇语处于不同的层次上。独龙语的演变比景颇语快。独龙语的量词更接近彝语支语言; 而景颇语的量词更接近藏、羌等语言。其差异, 不但表现在“数量名”短语的类型数量不同, 而且还表现在语序先后次序也不同。这也属于较大的差异, 是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

四、论证之三: 从代词化看

独龙语和景颇语的关系

(一) 代词化是藏缅语语法的一个重要特点

所谓代词化, 是指通过语法手段指明动词谓语的人称和数, 又称为动词一致关系。藏缅语许多语言有这种语法特点。不同语言的语法形式不同, 有变音、前缀、后缀、加有形态变化的句尾助词等。

代词化是不是古代藏缅语的共同形式, 学界存在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 代词化是原始藏缅语的共同形式, 能够通过现代语言的比较构拟出原始藏缅语代词化的形式。如: 美国语言学者 James J. Bauman (鲍曼) 最早在比较了若干语言动词的人称词缀以后, 构拟了动词人称一致关系的原始形式。1993 年, 荷兰的 G. van Driem 的《原始藏缅语动词人称一致系统》构拟了人称标记的前缀系统和后缀系统。另一种意见认为, 代词化是藏缅语后来各自创新的, 不存在原始藏缅语代词化形式。如: Randy J. Lapolla (罗仁地) 认为它可能不是原始藏缅语共有的特点, 而倒是后起的语法现象。^[19] 我们认为, 不管有无同源关系, 即便是后来各自创新的, 也会存在语言类型学的共性特征, 还能通过对比发现它们之间演变上的层次特点。

(二) 独龙语和景颇语代词化的异同

独龙语、景颇语都存在谓语人称标记的一致关系, 而且很丰富。其相同点主要有: 1. 两种语言都有表示第一、第二、第三人称和单数、复数的人称化语法范畴。2. 独龙语和景颇语不仅有与主语及主语的领有者保持一致关系的语法形式, 而且还区分一般式和强调式。3. 独龙语

和景颇语都可以与主 语、宾语共同保持一致关系。4. 独龙语的动词形态和景颇语的句尾助词有部分对应关系。如：表示第二人称单数的语法形式，独龙语是动词前缀 n^{31} ，景颇语是句尾助词中的 n 。^[17]

但在语法形式上，两种语言则存在较大的差异。主要是：

1. 独龙语表示代词化的语法形式主要是在动词上加前缀、后缀或通过语音屈折变化综合表示，其语法形式与动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动词的一部分。但景颇语则用句尾助词的屈折变化表示，句尾助词与动词不粘附在一起，作为虚词独立存在。二者的这种差异也属于类型的不同，有发展阶段性的质的区别。例如：

独龙语：

$\eta^{53} \int \ominus^{31} m \int^{55} | a - \int^{55}$.
我 竹笋 找 (1 单)
我在找竹笋。

$(n^{53}) ko^{55} p^{31} - t\epsilon u^{55} - \int \ominus t^{31}$.
(你) 那个 (命令) 拾 (趋向/向心)

(你) 把那个拾过来

景颇语：

$\int i^{33} k \int u^{31} tset^{31} ai^{33}$.
他 很 勤快 (句助)
他很勤快。

(ai^{33} 指明句子的主语是第三人称单数，叙述式。)

$na \int^{33} a^{55} t\sigma m^{51} \int a^{31} mjit^{31} u^{31}$!
你 好好地 想 (句助)

你好好地想吧！

(u^{31} 指明句子的主语是第二人称单数，命令式。)

2. 景颇语代词化的语法形式与表示语气的语法形式结合在一起，而独龙语是分离的。

景颇语句尾助词若从所承载的语法意义上看，可分为首部和尾部两个部分。首部表示人称、数、方向、变化、强调等语法意义；尾部表示语气的语法意义。如句尾助词 sai^{33} ，用在第三人称单数做主语的叙述句中。 s — 表示人称、数， ai^{33} 表示语气。^[18] 例如：

$n^{55} sin^{55} sin^{33} sai^{33}$.
黑夜 黑 (句助).
天黑了。

又如句尾助词 $n^{31} ni^{51}$ ，用在第二人称做主语的疑问句里。 n^{31} 表示人称、数， ni^{51} 表示语气。例如：

$na \int^{33} k\alpha^{31} \int u^{31} \int o \int^{31} na^{33} \int u^{55} n^{31} ni^{51}$.
你 哪个 学校的 是 (句助)

你是哪个学校的？

而独龙语表示语气的语法形式大多以独立的语气助词表示，与代词化成分不粘连在一起。例如：

$lu \int^{55} gla^{53} d\sigma m^{55} wa^{53} ma^{55}$?
石头 掉 (将行) (语气/疑问)

石头要掉下来了么？

3. 独龙语和景颇语的语法形式差异，属于语法类型的差异。

从上例可以看出，独龙语表示人称一致关系的动词形态变化属于粘着型的特点。而景颇语的句尾助词的变化属于“粘着一屈折”型的特点。景颇语的这一特点，是藏缅语族许多语言所没有的。^[19] 与独龙语相比，在演变的层次上应该是属于后一阶段。

4. 在与宾语一致关系的对象上，独龙语还可以与宾语单独保持一致关系；而景颇语与宾语保持一致关系时，必须还与主语保持一致关系，不可以与宾语单独保持一致关系。例如：

独龙语：

$\ominus \int^{53} mi^{55} \ominus^{31} \int a^{55} wa^{53} na^{55} \epsilon u^{31} \int u \int^{53}$?
他 (助) 什么 做 (宾语 2 单) 使
他叫你干什么？

景颇语：

$\eta i^{33} na \int^{33} phe^{55} tsun^{33}$
我 你 (结助) 说
 $sa^{55} te^{55} ai^{33}$.
(句助，主语第一人称单数，宾语第二人称单数)

我对你说了。

5. 独龙语的数分单数、双数和多数，谓语人称一致关系除了体现单数、多数外，还要体现双数；而景颇语的数只分单数、复数两种，双数包括在复数内。例如：

独龙语：

$\ominus^{31} ne^{55} \int o^{55} \int o^{55} \epsilon u^{31}$
我俩 衣服 洗 (1 双)
我俩在洗衣服。

$\rho \int^{55} \rho^{31} - wa^{53} - \epsilon u^{31}$.
什么 (2) 做 (2 双)

从以上比较中可以看到,独龙语和景颇语人称范畴的一致关系虽然有共同点,但存在重大差异。这种差异也属于演变层次的阶段性的差异。

独龙语和景颇语都有重叠现象, 但特点不同。主要有:

独龙语重叠的范围较小，出现频率较低，只能出现在少量的实词上；而景颇语的重叠范围几乎遍及所有的实词，出现频率高，连虚词也能重叠。比如代词、副词，景颇语能重叠，但独龙语不能重叠。例如：

(二) 重叠的方式和所表示的意义不同

以一般名词为例：独龙语的重叠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双音节词整体重叠，单音节词一般不单独重叠，要与后面的格助词结合一起重叠。重叠表示动作在同一个处所或方向的一贯性、经常性和反复性。例如：

他（反复）打我头。

另一种是，单音节名词全音节重叠，双音节只重叠后一音节。强调地点或处所，并表达事情的出现在说话人的意料之外的语气。例如：

ə ɿ̯³¹ mɿ³¹ u⁵⁵ u⁵⁵ ɤ³¹ na³¹
他 (施格) 头 (重叠) (处所) (人称)

而景颇语的重叠方式是：单音节名词全音节重叠；多音节名词只重叠后一音节。突出和强调名词在句中的地位。只有在疑问代词后的名词重叠后，表示“复数”的意思。例如：

而且有些个体名词重叠后，还能表示“有些、有的”的意思。例如：

有些树结果了，有些树尚未结果。

又以动词为例：独龙语动词一般不能重叠。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会重叠。一是动词重叠后加 $wā^{53}$ “做”，表示“装着做某事”。例如：

他装着写字。

二是当两个动词连用时，第一个动词一定要重疊。例如：

p^{55} n^{31} - d^{55} - cu^{31} p^{31} - di^{53} - cu^{31} .
 衣服 (人称) 洗 (双数) (命令) 走 (双数)
 你俩) 洗了衣服再去。

景颇语的动词大都可以重叠。动词重叠作状语时，只能修饰 ʃu^{31} 、 ti^{33} 、 ŋa^{33} 、 ŋi^{55} 、 ʃe^{33} 等泛指动词。重叠的方式是：单音节动词全部重叠，表示动作行为是“经常”的。若用在第一人称作主语的句子中，则表示动作行为是“轻微”的。双音节动词全部重叠，表示动作行为是“轻微”的，若只重叠后一音节，则表示动作行为是“经常”的。例如：

你经常写吧！

我有点会了。

动词重叠还可以名词化，表示与动作行为有

关的事。例如:

phai³³ phai³³ ko³¹ ɿ³³ lu³¹ phai³³ ai³³.

抬 抬 (结助) 他 能 抬 (句助)

论抬, 要算他能抬。

重叠是藏缅语的一个普遍特征, 但重叠的范围和重叠的形式因语言而异。有差别大的, 也有差别小的。差别的大小, 受到语言系统特点的制约。独龙语和景颇语的重叠特点差别较大, 是二者语言系统特点差异制约的结果。

六、论证之五: 从结构助词看 独龙语和景颇语的关系

藏缅语族语言的结构助词有两种类型: 发达型和不发达型。所谓“发达型”, 是指具备各种类别的结构助词, 而且结构助词是强制性的, 如彝语、哈尼语、载瓦语等语言; “不发达型”, 是指只有少量结构助词, 而且有的助词不是强制性的, 有的助词还具有多功能性, 如羌语、普米语等语言。独龙语属于“不发达型”, 而景颇语属于“发达型”。

独龙语和景颇语的共同点是: 二者都有话题助词、指示宾语的结构助词。例如:

独龙语:

ŋa⁵³ ɿ³¹ ɕ³¹ si⁵ i⁵.

我(话) 学生 是 (人称)

我是学生。

ɿ⁵³ ɕ³¹ le³¹ p³¹ ɿ⁵⁵ n⁵⁵ ɕ³¹ lu⁵³ ɿ³¹ !

你 他(宾) 怕 (前加) 得到(后加)

你别吓唬他了!

景颇语:

ŋa³³ ko³¹ kã³¹ phu³¹ ɕi⁵⁵ ŋa³¹ n³¹ ŋa³³.

我(话) 哥 是 (体)(句助)

我是哥哥。

ɿ³¹ phe²³³ ko³¹ ŋa³³ n³³ kam³³ tsun³³ nɿ⁵⁵ ai³³.

他(宾)(话) 我 不 愿意 说 (句助)

对他我不愿意说。

但二者还有几个突出的相异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景颇语有丰富的定语助词和状语助词, 独龙

语没有。例如:

景颇语:

ɿ³³ ai³³ mã³¹ ɿ³¹ a³¹ ɿ⁵⁵ ɿ³¹ ɿ³¹ ɿ³¹ !

懂 的 人 手 举 (句助)

懂的人举手!

ni³¹ wa³³ the³¹ phon⁵⁵ tha³¹.

斧头 用 柴 砍

用斧头砍柴。

独龙语的话题助词可以省略, 是非强制性的, 省略后不影响句子的意义。但在口语中经常出现。而景颇语的话题助词不能省略, 这是因为话题是一句中强调的对象, 在句中必须有个位置, 不能缺少。^[20]

藏缅语的结构助词存在由少到多、由不发达到发达的发展过程。这反映了藏缅语由屈折类型或偏重屈折类型向分析型或偏重分析型发展的过程。因而结构助词是否发达是衡量语言类型特点的一个重要标志。权衡上述异同, 可以认为相异点大于相同点, 也就是说, 景颇语结构助词的发展要比独龙语更充分一些, 属于两个不同的阶段。

七、结语

语法是语言中比较稳定的成分, 它的变化要经过较长的时间。用层次的观点来分析亲属语言语法的异同、衡量其远近关系, 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出各自处在哪个演变阶段上。藏缅语语法演变总的趋势是屈折型向分析型发展。但不同语言或同一语言中的不同语法成分, 发展不平衡, 出现不同的层次, 即有的特点发展快一些, 有的发展慢一些。上面列出的五个特点中, 代词化、重叠、结构助词的发展景颇语比独龙语处于更高一级的阶段, 即景颇语的分析性更强一些; 而使动范畴和量词的发展独龙语比景颇语处于更高一级的阶段, 即独龙语的分析性更强一些。独龙语与景颇语的语法从整体上看, 二者处在不同的层次上, 亲缘关系不是最近的。这种差异对我们判断独龙语和景颇语的系属关系是有帮助的。

〔参考文献〕

[1] 李方桂 中国的语言和方言 [M]. 中国年鉴, 1937.

[2] 罗常培, 傅懋勳. 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况 [J]. 中国语文, 1954, (3).

[3] 罗常培. 贡山俅语初探 [J]. 北京大学国学季刊, 第7卷第3期.

- [4] 孙宏开. 独龙语简志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2.
- [5] 马学良. 汉藏语概论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1.
- [6] 孙宏开, 胡增益, 黄行. 中国的语言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 [7] 马学良, 戴庆厦.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 [Z].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7.
- [8] 戴庆厦, 傅爱兰, 刘菊黄. 关于我国藏缅语的系属分类 [J].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1989 (3).
- [9] BENEDICT, Paul K.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A]. Contributing Editor, James A. MATISOFF. Princeton-Cambridge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2 [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C), 1972.
- [10] Graham Thurgood and Randy J. Lapolla.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Francis Group, 2003. 15.
- [11] 戴庆厦. 藏缅语族语言使动范畴的历史演变 [A]. 藏缅语族语言研究 (三) [C].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4. 217.
- [12] 戴庆厦, 刘菊黄. 独龙语木力王话的长短元音 [A]. 藏缅语族语言研究 (一) [C].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0. 310.
- [13] 戴庆厦, 徐悉艰. 景颇语语法 [M].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2.
- [14] 杨将领. 独龙语动词的使动范畴 [J]. 民族语文, 2001, (4).
- [15] 戴庆厦, 蒋颖. 萌芽期量词的类型学特征——景颇语量词的个案研究 [A]. 藏缅语族语言研究 (四) [C].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
- [16] 孙宏开. 藏缅语中的代词化问题 [J]. 国外语言学, 1994 (3).
- [17] 戴庆厦. 再论景颇语的句尾词 [J]. 民族语文, 1996 (4).
- [18] 戴庆厦. 景颇语句尾词形成的结构机制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03 (2).
- [19] 戴庆厦, 岳相昆. 景颇语的句尾词 [A]. 藏缅语族语言研究 (一) [C].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0. 197.
- [20] 戴庆厦. 景颇语的话题 [J]. 语言研究, 2001, (3).

The Gentic Distance between Dulong and Jingp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ammatical Evolution of Tibeto-Burman Languages

DAI Qing-xia, CUI Xia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e general tendency of Tibeto-Burman grammatical systems is from inflectional type to analytical type. However, different grammatical elements of different languages or of the same language develop unbalancedly and generate in different stages. Considering the grammatical system as a whole, it is found that the Dulong language and the Jingpo language are at different stages, and they are not the most closely-related.

[**Key words**] comparative grammar; Tibeto-Burman languages; the Dulong language; the Jingpo language

〔责任编辑 宝玉柱〕